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二十九回 卻求救番君勸女 明大義公主提兵

詩曰：番軍深恨小英雄，只知小節不知忠；
公主懇求解圍困，天朝將士出牢籠。

卻說這公主一者為夫遭著圍困，救兵軍情延遲不得；二則分離已久，思念丈夫情切。一接來書，恨不得即刻興兵前去。此時一路回朝，在朝中細細奏知父王。狼主聞言，頓覺癡了，一會兒說：「女兒，狄青乃是無情無義之人，不願在我邦，私自而行，不思念你有重身之事，拋棄了你。他執意要去征伐西遼，扶助宋君，由他成敗，與我國何干？女兒你自放懷，不須過慮，弄壞身體，為父尚靠何人！」公主聽罷，帶淚叫聲：「父王，不是這等說的。如若前時不招贅了他，由他有啥災難，有何干涉？女兒既與他成為夫妻，雖然一月分離，並非駙馬無情無義，豈有為子在我邦坐享，娘在中國天牢受苦，於心何安！三年哺乳，十月懷胎，深恩罔極，一已留戀於此，忘了親難，豈非不孝！既然奉旨平西，反在我邦，為臣背君逆旨，豈非不忠！人生天地，忠孝為先。既為夫婦，嫁雞隨雞乃古人之言。」狼主說聲：「好！你嫁雞隨雞，你卻一念不忘於他，他卻無意於你。無事之時，拋棄於你；今朝有難，勢急便來求你，不要睬他。況且你雖知武藝，終是女流之輩，豈可一路領兵前往，受得風霜，如何是好？回宮去罷，休得再說，由他別路求救便了。」

公主聽罷，兩淚交流，說聲：「父王，不是女兒老著面皮，不知羞恥，多言逆父。只因成了夫婦，豈無一分恩愛。今日丈夫有難，女兒焉能不去？」狼主說：「未滿匝月，不辭私走，有何恩義？」公主說：「父王，他逃走了，是為忠盡孝，怪不得他。況且與女兒分別之時，再三叮囑女兒不要掛慮於他，恐我苦壞身體。待平伏了西遼，將功消罪了時，他仍回來同享太平。」狼主說道：「你不要聽他，這是花言巧語哄弄你的。」公主又說：「父王，他是男子漢之言，如鐵如石，不得口是心非，把女兒丟了，縱然駙馬有甚差處，萬望父王念他已有後嗣，他若丟得了妻，難離得子，待平西後終須回來。」狼主聽了，只是不依，也不開言。公主高聲說：「父王，你既不許女兒前往，願為一死，以免妻不能為夫解難。我想禽獸尚惜二分屠殺，今日孩兒坐視丈夫大難臨頭，想來為人不如禽獸了。既然父王不允女兒出兵，我就死在金階之下，也不回宮了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，不勝淒慘。這番王憐獨有此女，並無別嗣，所以常常惜如玉，見他淒慘如此，好不憐惜。況且句句多是有理之言，便叫聲：「女兒啊，不要苦壞了。但容你去解圍助宋，西遼國王豈不怪為父麼？」公主說：「父王，我邦與西遼國從無來往相交，目下西遼欺著我邦，父王還不知麼？」狼主說：「怎見得欺我國！」公主說：「這西遼豈不知狄青是我國招贅了他，如今他國大發雄兵與猛將圍困住駙馬，倘若駙馬有甚差遲，我國也覺無光了。豈不是西遼欺著我邦？」狼主聽罷一想：「狄青雖然不是，到底是我邦駙馬，目下已有兩個後嗣。況且女兒這般年少，如若狄青失在西遼，豈不耽誤了他終身？必然歸怨於孤家。不免准其出兵前往，免他愁苦，狄青又得成功班師，有何不可？」叫聲：「女兒，這句話倒也不差。狄青乃孤家愛婿，倘若失在西遼，為父的威風滅盡。女兒，救兵如救火，你且速速進宮打點提兵，不要延遲。待兵部另挑雄兵猛將與你前往解圍便了。」公主說：「父王，若容女兒前去，不用多將幫助，只挑選得數萬精兵即可。女兒有女兵三千，武略高強，任他三頭六臂英雄，不在女兒心上。父王且自放心，來日五更時候就起程了。」說完，拜辭父王，進宮內稟知母后娘娘。料他阻擋不住，況且狼主已經准他去，不過叮囑幾句。此時公主辭過母后回到自己宮內，傳令說：「女兵三千明朝在保安門伺候。」狼主又降旨：「兵部侍郎莫達，挑選精兵一萬，預備糧響馬匹，次日五更黎明，眾兵齊集在教場伺候。」

且說公主戎裝打扮，母后囑咐一番：「風霜跋涉，須要小心。如若解了城圍，即時歸本國了。」狼主說：「女兒，願你馬到成功。但駙馬班師回歸大宋，由他回去，你不可跟他去，須要早日回來。」公主說：「父王，這也自然。孩兒上有父王母后，下有孩兒兩人，那裡丟得下同去了？自然回歸本國，故把兩個孩兒交與各自兩個養娘，四人調看，但起居還望留意。」王后娘娘聽了，流淚說：「女兒，為娘生育成你一人，這兩個孩兒好不憐惜的，何用叮嚀？且自放心。」公主又將兩兒一手抱在懷中，說：「兒啊，不是為娘硬心腸，拋下了你。只因你父有難，為娘前去解救，為娘好不痛捨了你，但不得不由要去的。」兩個孩子面有笑容，舞手蹈足，此時公主交還乳母：「乳母，我也不用再三叮囑，只要你們用心撫養。」四個乳娘一同應諾。公主又回身叫聲：「父王、母后，女兒就此去也。」狼主、番后同叫：「女兒，風霜險阻，須要慎重起身，萬事小心才好。」公主應諾，拜別二親上馬，眾宮娥相送出了保安門，有女兵先已齊集三千，在此伺候。此時天色光亮，公主一路來到教場中，點齊人馬，吩咐放砲起程。擺開隊伍，男兵為前隊，女兵為二隊，文武百官一齊相送。大兵一路出城向西遼進發，按下不題。

卻說焦廷貴、孟定國二人棄了七星關，快馬如飛，不分晝夜，要到汴京取救兵。是日到了雄關，高聲喊叫：「關上有人聽著。」有守關軍士問道：「何人在此大呼小叫？」焦廷貴說：「我二人乃狄元帥打發來的。只因元帥兵困白鶴關，命我們前往汴京取救兵，快快開關，待我們走路。」軍士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二位將軍少待一刻，待小的稟過孫老爺然後開關。」二將說道：「快些去報！」此時軍士即進關中稟知。這孫秀聞報，想道：「本部疊聞邊報，狄青征伐西遼有勝無敗，本官滿心大恨難消。如今這小狗才既危困在白鶴關，如無救兵前往解圍，他就活不成了。如今勢急，差人前往汴京求取救兵，本官若不放人入關，救兵焉能得到？眼見這班小狗才多喪在西遼。」孫秀此時定了主意，心中暗喜。好不惡毒的一個誤國奸臣！此時孫秀傳令，二將進關，來到帥堂帳下，只見孫兵部坐居中位，左有范大人，右有楊將軍。二將上前見了孫秀之面，恨不能一拳一腳打死這奸臣，方才合意。只因此時要求救他的，不得不低頭。二將至滴水帳前說聲：「孫大人在上，小將們打拱。」孫秀喝聲道：「本官是何人？你是何人？頭也不叩個，怎敢公然打拱麼！」二將冷笑說：「孫大人，軍情事急，何暇見禮？」孫秀喝道：「軍情什麼緊急？快些說來！」二將說道：「只因元帥征西，如今被困白鶴關十分危急。特差我二人回轉汴梁討救兵解圍，快快開關放行。」孫秀說道：「你元帥奉旨征西，因何投降外國招親？他已經犯下滔天大罪，可曉得國法禁嚴，焉能寬恕！說什麼兵圍白鶴關，明是暗藏詭計，私通外國，詐言入關取救，凶謀莫測。快把真言招來，不然本官要拿你動刑審問。」此時。孟定國性子倒還忍得住，焦廷貴魯莽性急，聽了孫秀之言，氣得頭上烈火沖天，那裡忍得住，管什麼上下尊卑，威權重大？即高聲說：「孫秀，你講什麼話！我元帥走差國度，乃平常之事；單單國招親是出於無奈。如今原是奉旨平西，一路取關斬將，元帥勞心，我等勞力，有何罪說來？」孫秀聽罷大怒，不知如何。

正是：

二將忠心勞國務，一奸毒計報私仇。